旗帜

梅子涵

我童年的时候家里没有订阅《少年文艺》。那是一本异常好的文学刊物，现在仍旧异常好！所以我不明白我的很有文学喜爱和修养的父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疏忽？他们的书架上有相当不少的文学名著，他们也是时常捧着文学的书籍阅读，可是他们却疏忽了专门为我订阅一本异常好的儿童的文学杂志。

但是暑假的这一天的上午我的手里捧着这一本异常好的杂志。我忘记是哪个小孩借给我的了。我躺在席子上阅读，席子铺在一楼朝北的走道里，走道的外面是小花园，是不高的围墙，我躺在那儿可以看见高高的天空。

我在读《在团旗下》。那是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小孩的故事，那时我的家庭出身也不好。“家庭出身不好”是某一种年代的说法，它无比可笑，可是那时谁都对它很认真，谁都会信以为真，没有办法，因为它是那种年代！我其实很感谢那种年代的某些荒唐说法和做法，让我这样的小孩可以活得小心翼翼、很有规矩。我也很感激《在团旗下》这样的小说、故事、文学，它们是那么智慧、温和、善良地关怀着一大批小心翼翼的孩子，能够争取在那个年代受到欢迎好好长大，获得尊严和快乐，生活得阳光灿烂。我躺在暑假的席子上读着这个小说、故事、文学的时候，满心里都是感动，而且也懵懂地对写出这样的很庄重的故事的人充满崇拜，那的确是崇拜，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小说究竟是什么，文学有多少用处，我能确定的只是：它是一个故事，它登在了不起的《少年文艺》上，所以写这个故事的人也了不起。

过了很久，我也成为能够写作小说和故事的人了。后来也认识了任大霖。后来我才对拢，原来我小时候读过的那个温暖地鼓舞过我的小说是他写的。这个著名的作家，他还写过别的被许多人一致说好的小说，那些小说是他一生成功的标志，也是中国儿童文学里的大成绩、红旗帜，可是他写的不很重要的《在团旗下》对我很重要，因为它是我儿童时代的一个重要的“记得”，它是我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文学是可以这样被赋予了神采和感情地记住的，文学里可以有一个人的日月和席子与天空。

任大霖去世多年了。他不会知道我正在为他的书写前言。他也不知道我小时候读过他写的《在团旗下》。但是他非常知道文学对于儿童、对于人有旗帜的意义。他们那一代作家，是把文学当成庄重旗子，当成生命田野的美丽风光的。他们写得再轻健、风趣，也还是关切人活着的意义，惦记世界的美好。他们为儿童写作的时候充满纯粹的心意，掂量字句，揣摩思想，生怕夜晚蟋蟀的声音里会有阴暗的光影，任大霖写过《蟋蟀》。他们是特别负责的，所以他们也许今天早已不在，或者今天已经完全垂老，但是他们的文学必须还应当被今天阅读，他们理所应当有阅读的销量。

今天，哪个作家愿意进校园在自己的书上签上名字，就阅读哪个作家的书，这实在太肤浅太做作太没有文学本身的诗意气象了！我们不能为儿童安排如此狭小的阅读，我们应该渐渐废去阅读等于作家进校园这样的单调算式。人类最健康的阅读一定是包括了无数昨日经典的书目和篇目的，中国现在的儿童文学阅读也一定应该包括张天翼、严文井、任大霖（此处省略很多别的优秀名字）。他们仍旧是旗帜，我们应当喜好在经典的旗帜下。

亲爱的大霖先生，这是我在你的贵重的书前写下的故事和心情。我没有能力让更多的人懂得敬重你留下的文学，我的能力只是写一点这样的真实、微薄的心意。很多年前，我想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你在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里的办公室，我不好意思地说：“大霖先生，你可以当我的介绍人吗？”你说：“好啊！”你就坐下写下了对我的评价，签上了你的名字。

子涵夜话

你的办公室的那幢二层楼已经不在。登你的《在团旗下》的《少年文艺》的精致小楼也已经不在。不过《少年文艺》还是在继续出版，了不起地艰难地存在着，上面的故事依然异常好。我总是在一切的机会中对父母们说：“为孩子订一本《少年文艺》吧！”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了我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年文艺》其实也是一面旗帜，它的飘扬是多么漂亮！

我在文学的路上是一直跟着旗帜走的，所以，大霖先生，我参加作家协会，一点儿也没有辜负你！我对得起表格上你签下的名字。

我缓缓地写下这些字，因为我想对得起自己的记忆和情感。而现在，又是夏天的暑假。

骑乐无穷 （漆画） 林艺群

这是雨天，菜场地上都是污水，七十五岁的她脚下一滑，整个人合扑跌倒在地上，动弹不得，所幸脑子还清醒，但已没有力气呼救。她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一摊积水里，周围渐渐围拢了人，先是三五个，后是一大圈，有人议论，有人静观。

大约二十分钟后，一个外地口音的小伙子，跑到她面前问她，阿姨，要不要我扶你起来？她点点头，小伙子迟疑了一下又说，如果扶你起来，你可不能诬赖我呀！她一下子泪流满面，用足力气说，我只有谢你啊……听到此言，小伙子开始搀扶她了。可是她已不能起来了，于是小伙子叫来了菜场管理员，打了120电话，救护车把她送往医院，即刻上了手术台。她身上已多处骨折并有错位，医生对她说，你还不算太倒霉，如果跌倒时后脑着地，颅内出血，这是一点耽搁不起的。

另一个八十岁的她，这天早晨走在马路街沿上，这是刮风的雨天。一个看来像是八零后的姑娘，推着一辆自行车，突然车被刮落的树枝绊了一下，结果这辆车就顺势倒向擦肩而过的这位老人身上。

一样不一样

徐慧芬

她一下子跌坐在地上，姑娘急忙去搀扶，可是她已立不起来了。她感觉身上不太疼，觉得问题不大，就对姑娘说，你要去上班的吧，别管我了，我坐一会儿，自己会爬起来的。姑娘不走，再次试图扶她起来，仍不行。老人仍旧坚持让姑娘去上班，姑娘不肯走，接着掏出了手机，叫来了救护车，再接着，姑娘陪着老人，一起上了救护车。事实上，老人的髋骨已断，需要及时手术。医生说只是年纪大，痛感迟钝，如果没人管，也许不一会就会失去知觉昏倒的。

这两位都是我熟悉的长者，她们向我讲述了一样又不一样的遭遇，她们讲述时有很多的感慨，我当然也有很多的感慨。这两个事件的救助者都是年轻人，都说现在的年轻人比较自私，只顾自己，但是这两位的举动，不是让人看到了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吗？那位姑娘，如果评价她只能用三个字，我会说：好样的！不说你的道义感责任感，我只想说，你是极善良的人，善良的心性让你对困境中的老人感同身受。我还猜想，你一定出自有着良好家教的家庭，在别人危难之际，你全然不顾自己可能摊上的麻烦，也或许将为此付出的各种代价，你只听从良心的召唤，觉得如果不这样做，心里过不去，而我们这个社会是多么需要这样的良心啊！

前一个事件，对倒地老人作壁上观的人群中，多数也是上了点年岁的大叔大妈们，对救助人这样的事，你们的体力和能力或许都有限，你们的处事经验也懂得保护自己的重要，也许不能苛求你们什么，但现场只要有一两个人，起个头发动一下，或者先相互证明一下后，帮忙呼救，打个救急电话，使救治提前一步，这是一点不难做到的。

我们的围观者还可以这样想一想，这个摔倒在地突遇不幸的人，换成你，你又希望周围的人怎样做？我们应该明白：当有一天，这个世界如果冷漠到人人都只懂得自保，而不顾他人安危死活的时候，那么击鼓传花般的厄运一棒，也最终会落到你头上。人类相依相存的生存法则遭破坏，灭顶厄运谁都难以幸免。

刘海粟的文化价值

陈 梁

写刘海粟的文章大多就画论画，叠床架屋，刘海粟的史料被反复炒冷饭，然而，开掘出隐藏在刘海粟背后的思想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文章却寥寥无几。刘海粟不仅以其顽强的艺术探索精神和杰出的成就载誉画坛，更以其领风气之先而为世人所瞩目。

中国近代艺术史上，极少有像刘海粟这样一个高度，把个人的命运放在与中华民族同舟共济的位置，刘海粟爱国思想源于传统人文精神，给予他通晓事理做人道理，刘海粟崇高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形成，早在幼年家庭教育中已经达其一生。

1920年刘海粟在《日本新美术新印象》一书中写道：“说起世界的艺术来，我中华自然算是一个先进国，所以有许多西方著名艺术家，都说西方的美术导源于东方的美术又导源于中华。”“我们现状倘然仍昏沉沉的过去，不知急起直追从事艺术活动，再没有地位给中华了。”

1934年12月，刘海粟在《艺术与生命的表白》一文中写道：“炮灰烽烟弥漫了的中华，沉闷而浑浊的空气围绕我们，我们要凿开瘴烟，渴求生命之泉。我们要在黑暗之中，发出生命的光辉。”这句话竟然不是出口于某位政治家，而是刘海粟从心灵迸出的思想火花。

刘海粟是一位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在欧洲他看到日本被西方人当作东方艺术的代表时，他无法平静，四处奔走游说，致函教育部长、驻法公使，与法国交涉每年交换展览。1934年他率团去德国、瑞士、荷兰等地，举办演讲，宣扬中国艺术，介绍中国文化，处处显示了一位来自文明古国的文化使者的豪情与丰采。

1937年8月淞沪战争爆发，谢晋元率领八百抗日孤军坚守在苏州河北岸，誓愿与阵地共存亡，战事惨烈，刘海粟被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在苏州河对岸架起画架创作油画《四行仓库》，深情地讴歌了抗日壮士的高贵品格，激发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

战事爆发后，日寇大举进攻上海。1939年1月，刘海粟发动上海美专师生捐画400幅，在上海举办了救济难民展览会，全部售罄，募集款项全部捐给上海教养院建难童建筑院舍三幢。同年4月，刘海粟又在上海举办历代名画展，为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筹集医疗款。

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记载，1940年1月，刘海粟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城举办“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后又移展多处，从泗水、垅川移往三宝垅，后又移往万隆。所到之处，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义卖收入超过了30万盾，全部由华侨筹赈总会汇寄贵州红十字会，转给急需救助的前线抗日将士。

1981年4月，刘海粟以自己的画款资助南艺建设，他在香港发给南艺副院长谢海燕先生的电文中言：“我爱祖国，爱南艺，爱下一代。画款港币100万元献给国家，愿望悉数拨给南艺，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其余购置图书、器材。”刘海粟的高风亮节之举，令人肃然起敬。

1994年刘海粟毅然回到上海，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将自己毕生收藏的近千件藏品无偿地捐给了国家。他希望自己国家更强大，那么什么力量最能使国家更强大？刘海粟坚信是文化的力量。刘海粟的血管里流淌着炎黄子孙的灼热情感，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像是一个永远也斩不断的精神脉络。

从懵懂少年到耄耋之年的百年生涯中，刘海粟极少涉及个人和家庭，而是始终联系着社会的进步与民族的安危，为实行民族复兴而创作，以形而下的艺术创作印证了其形而上的人生价值。在刘海粟高尚品质与博大胸怀背后，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人格的外化，值得当代人高山仰止。

旅游散曲

王养浩

马山湿地

谁言钱湖探芦，花飞舞。又去隔芦观鱼，鱼戏芦。碧溪潺，翠竹生，鹤来乎？湿地胜景如图，天赐予。

雨中钱湖

春雨落钱湖，珍珠乱舞。湖光潋滟风吹树，山色空濛雨作图。人在西湖。 此行向何去？桃花船坞。望月亭里听浪诉，影月桥上叹月无。舟飞渔户。

水绘园

古木参天，百花满园，小桥流水潺潺。何时翠莲出湖间，花清艳，莺声啼啭。 冒公归田，小宛弹弦，庭园深深问天。一尺石台留诗篇，情长绵，水绘佳园。

（如皋水绘园系明末名士冒辟疆与才女董小宛共同生活过地方，他们缠绵凄美的爱情为后人传诵。）

“二次创业”的期待

薛 宏

十年前扩区临港是闵行开发区真正意义上的“二次创业”。我没有体验到上世纪80年代开发区初创时的场景，却在此时感受到了大家对“二次创业”的期盼和激情。当时很多人都期待到临港工作，而谁能去是要经过严格筛选的。那天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公布临港人员名单的时候，大家都翘首以盼，场景像是在揭晓榜单。去临港的人都兴高采烈、众志成城，会后，临港团队还集体合影留念。有的没去成的员工还找领导谈心，再争取机会。要知道到临港工作可不是一件轻快事，我想，开发、创业，这可能是我们开发区人的传统和天性吧。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区的第一代领头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下一代送到临港，继续助力开发区的新事业。带领着这样一批人，我感到信心十足。就这样，新一代开发区人在市委市政府开发临港的战略决策下，满怀期待挺进尚处于一片空白的临港。

创业是不断从零到一的过程，不管多稀松平常的事，在冠上“第一”后都会变得那么艰难和期待。路，我们司空见惯，但这里每一条路的开通都会让我们欣喜若狂。第一条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的通车让我们激动了很长时间，因为之前我们需要两个多小时的地面路程。刚通车的高速公路，一路上见不到一辆车，而如今已经出现堵车，好在我们还能欣赏到迪士尼城堡的美轮美奂。走在现今的宽敞大路上会不时想起当年带客户沿着还在修建的泥泞道路看园区、新城和大桥的情景，所有的老外都为上海的建设力度感到震惊，而那时的心里是多么期待能有一条平整的马路，“港开、桥通、城用”是我们那几年常挂在嘴上的目标。第一批动迁的完成、第一块土地的批租、第一栋厂房的开工、第一个客户的引进、第一家企业的投产……众多“第一”的结果让我们期待，催我们奋进，也一笔一笔勾勒出了园区的雏形。

招商引资是开发区的重头戏，项目天南海北地找，一段时间实践下来，来的项目一批接一批，但形同流水，落不下来，项目质量也差。后来我们转变思路，不光向外招商，更针对性地围绕着老区项目对内招商，并作为很长一段时间开发区的招商重点。于是招商人员开始跑老区企业，摸排企业的拓展需求以及老区满足不了的业务需要。为了吸引这些客户，临港开发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紧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区的报批，让客户感觉到跟在老区一样踏实，甚至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和更优越的条件。一家500强企业有码头需求，我们不遗余力地推动产业区码头的开工和建设，让老外清楚时间进度和储运保障。虽然基础条件还不尽如人意，但这些外资企业看到了我们不折不扣的传承和信守的承诺，毅然决定投资临港，有的甚至将企业搬迁至临港，成为了早期临港几家龙头的世界500强企业。老外开玩笑地说：“我们与开发区一起来创业，你们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

十年磨一剑，新一代开发区人不断成长，如今已成为系统中很多重要岗位的带头人，这里成了培养人才的摇篮；而临港地区也众望所归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更大的变化依然值得我们期待……

十日谈 开发区故事

镶嵌在寸土寸金里的绿肺，请看明日本栏。